

《亨利六世》中伦敦景观的戏剧叙事

彭建华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景观的文化意涵与历史的关注息息相关。城镇在不列颠的文化景观中是不容忽视的。伦敦是一座不断变化的城市, 它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景观, 这是民族、社会活动与环境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某些文化一致的特征。1590—1616年伦敦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地点, 《亨利六世》三联剧中较详细地描述了伦敦, 写到了泰晤士河北岸的东部老伦敦城、西部城区威斯敏斯特和泰晤士河以南的南岸区。伦敦塔位于泰晤士河北岸, 伦敦古城墙的最东端, 它是捍卫伦敦城的皇家堡垒, 曾经是皇宫; 在亨利六世时期, 伦敦塔主要是国家监狱、处决政治囚犯的地点、珍奇动物园、国家军队武器库、武器制作场地、铸币地点。

[关键词] 景观历史剧; 《亨利六世》; 伦敦城; 威斯敏斯特南岸区; 伦敦塔

[中图分类号] I 561. 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23) 01-0051-10

Landscape (景观) 一词源自中古萨克森方言 *landscipe*, *landscippe* (masc. O. Sax.)。16 世纪末, *landscape* 较早在现代英语中使用, 这可能是一个源自古北方方言 (*land - skapr* masc. ON; *landscepi* neut. OS.) 或者古日耳曼语 (*lantscap*, OHG; *landschaft* fem. , mod. G.) 的借用词, 在书写上远未达到一致。例如, *landskip*, *lantskip*, *landtschap*, *lantschape*, *landt - shape*, *landskap*, *landskape*, *landscap*, *landscape*。西萨克森语《创世纪》(*The Anglo - Saxon Version of Genesis*) 较早使用了该词, *Ic á ne geseah láðran landscape* (1598 R. Haydocke tr. Lomazzo iii. i. 94 In a table donne by CæsarSestius where hee had painted *Landskipes*.) C. O. 苏尔《景观的形态学》(Carl Ortwin Sauer,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1925) 认为, 文化景观是特定的文化群体把一个自然景观塑造而成的、普遍流行的景观; 文化是代理, 自然地域是媒介, 文化景观是结果^[1]。F. 普赖尔《英国景观的形成》认为, *landscape* 一词可能是在 16 世纪从尼德兰引入英语的。在尼德兰, 这是一个绘画的术语, 基本的语义指优美悦目的风景 (Pleasing View); 该词在考古学上的使用是基于 19 世纪学者, 尤其是皮特·里弗斯 (Augustus Henry Lane - Fox Pitt -

Rivers, 1827—1900 年) 对该词的使用。考古学者和景观历史学者所研究的景观, 在根本上是人类活动与地域的自然特征相结合的产物, 因而赋予某个地区独特的特征^[2]。景观的文化意涵主要来源于该地域的人文历史, 即历史上的各种自然景观变迁的形貌, 甚至是历史考古学的发现。整个 20 世纪, 人们对景观的看法并不一致。20 世纪后期人们较多地从转喻 (transferred)、譬喻 (figure) 的角度使用该词。J. 威利《景观》认为, 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 欧洲大陆现象学关于自然、土地、栖息地的观点具有启发性, 理解景观即是聚焦于“看的诸多方式” (way of seeing), 景观是一种“接近 (proximity) 与远距离, 身与心之间, 沉浸感和超然观察之间的张力”^[3]。

一、伦敦的历史变化与城市地图、城市景观

伦敦 (Londinium, Lundenwic, London) 是一座不断变化的城市。伦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不列颠人的神话时期, 先后经历了罗马征服时期、盎格鲁 - 萨克森征服时期、诺曼底征服时期。唐娜·戴利、约翰·汤米迪《文学景观: 伦敦》

[收稿日期] 2021 - 03 - 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18BWW082)

[作者简介] 彭建华 (1970—), 男, 湖南龙山人, 副教授, 博士, 主要从事欧洲文学及翻译研究。

叙述了从盎格鲁-萨克森征服至今的伦敦景观变化^[4]。泰晤士河中游南北两岸的沼泽和丘陵地区,特别是沃尔布鲁克下游河谷(Walbrook valley),较早就有不列颠人居住^[5]。莎士比亚在传奇剧《辛白林》中写到了泰晤士河北岸的伦敦城(Luds-Towne),暗示伦敦城是在公元前1世纪不列颠国王卢得时期建造的^[6]。最初的伦敦(Londinium)是公元47—48年罗马人在沃尔布鲁克下游河谷建立的军事化小镇。由于便利的水路交通,伦敦逐渐成为商业发达的城市(emporium),400年前后伦敦已经是英格兰最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之一。公元43—418年,罗马征服的结果是在原初不列颠人的居住地建立了军事化的小镇,后来伦敦扩展为移民城镇,出现了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7]。457—851年,来自欧洲大陆的朱特人、萨克森人、盎格鲁人先后控制/占领了伦敦。W. 贝山特《伦敦的历史》写道:“从东萨克森人登陆到他们占领伦敦,其间经历了150年……然后他们开始在城镇居住,定居伦敦。”^[8]盎格鲁-萨克森时期,伦敦曾短暂作为东萨克森王国的都城,一时发展成为重要的出海港口和最大的商业城市。伦敦与不列颠内地、欧洲大陆沿海的商业贸易较为活跃,因而成为朱特人、盎格鲁人、萨克森人诸王国极力争夺的对象。R. 考维《麦西亚时期的伦敦》(Robert Cowie, *Mercian London*)认为,伦敦(Lundenwic)是麦西亚这个陆上王国重要的、可能是唯一的出海港口^[9]。851—886年,伦敦短暂为入侵的丹麦人控制。886—1066年,西萨克森统治了伦敦城,但西萨克森王国的都城在温切斯特,伦敦只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从丹麦国王克努特(Canute or Knud den Store, 1016—1035年)到诺曼底王朝、安茹王朝和金雀花王朝,伦敦一直是英格兰的永久性都城。

自乔叟、高文、朗格兰、斯宾塞、莎士比亚以来,伦敦在文学地理学上逐渐赢得了欧洲范围内的极高声誉。乔叟、高文、朗格兰代表了既非宫廷也非教会的城市公民在民族文学上的努力和新的城市诗歌的解释诗学。C. E. 贝特雷特《伦敦文学的兴起》写道:“因为伦敦位于中部地区英语的两种方言(东南地区/肯特方言和中部地区的东部方言)的交汇处,也是语言交互影响的主要地区……许多城市居民来自英格兰王国不同的语言、地理区域,伦敦为这些作者提供

了在其作品中描述不同的英语文学传统的机会。”^[10]1485年,都铎王朝的建立终结了不列颠的内战(红白玫瑰战争)。都铎时期的和平、财富的增长、社会的繁荣、教育的发展、文化的进取为文学和戏剧表演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城市景观(Urban Landscape)是一个特殊的文化景观,由于浪漫主义文学对自然的偏爱,城镇在很长的时期在不列颠的文化景观中占据着并不十分重要的地位。英国工业革命的发展深刻促进了旅游产业,在数量繁多的旅行手册中,华兹华斯《湖区旅游指南》(William Wordsworth, *A Guide through the District of the Lakes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1810)、《狄更斯地图,包含12幅与狄更斯散步伦敦路线图》(*A Dickens Atlas, including twelve walks in London with Charles Dickens*, 1873)都是优秀的文学旅游手册^[11]。K. 贝德克尔《伦敦及其周边地区》(Karl Baedeker, *London and Its Environs: Handbook for Travellers*, 1900)是一份伦敦旅游手册。19世纪中期以来,景观(landscape)成为欧洲广泛传播的一个地理学观念。一些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学者,例如,Paul Vidal de la Blache, Jean Brunhes, Robert Platt, Carl Ortwin Sauer等,开始研究文化景观^[12]。W. G. 霍普金斯《英国景观的形成》写道:“这些城镇很小,正如我们看到的多塞特郡的韦勒姆镇或者德文郡的利德福德镇。若非它们筑有夯土城墙,我们很难将其与乡村区分开来。1086年仅有5个城镇超过1000市民,即伦敦、诺威奇、约克、林肯和温切斯特。”^[13]直到16世纪初,伦敦城大约有六七万人,然而,伦敦地区的荒野和绿地依然显得十分突出。

自16世纪初以来,早期的伦敦地图描绘了城市地形(topology)。1561年的阿伽斯地图(Civitas Londinum)是较早的现代木刻地图,这份都铎时期最详尽的伦敦街区建筑地图,署名为测量员R. 阿伽斯(Ralph Agas, 1540—1621年),现仅存1633年修订版的地图。1560年左右,伦敦人口接近10万,居民区明显超出了古城墙。奥特里乌斯《世界大舞台》(Abraham Orteliu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1570—1612年)共有70幅现代地图,包括一份不列颠地图。布朗、霍根贝格《世界城市图集》(Georg Braun, Franz Hogenberg,

Civitates Orbis Terrarium, 1572) 包含一份伦敦地图, 伦敦景观清晰地表现在这份混合了传统的理想化的城市图中(见图1)。1676年, 奥吉尔比、莫岗的伦敦新地图(*A New and Accurate Map of the City of London, distinct from Westminster and Southwark, Ichnographically Describin [g] all the*

Streets, Lanes, Alleys, Courts, Yards, Churches, Halls, Houses, &c. At the Scale of an Hundred Foot in an inch. Actually Survey'd and Delineated by John Ogilby Esq; and William Morgan, Gent. His Majesty's Cosmographers) 表现了1666年伦敦大火之后的城市重建的情景。



图1 London, *Civitates Orbis Terrarium*, 1572

二、伦敦剧场与想象的文学空间

现在, 人们对于莎士比亚在伦敦的生活了解极少。C. 阿诺德《环球剧院: 莎士比亚在伦敦的生活》写道: “大多数学者都同意莎士比亚于1588年左右到达伦敦。尽管格林的愤怒指责是在1592年, 但许多因素表明他已经在伦敦, 并在4年前与詹姆斯·伯贝奇(James Burbage)和女王剧团的人(the Queen's Men)一起工作。”^[14]S. 勋鲍姆《莎士比亚传》写道, 最早记录莎士比亚名字的官方文献是1595年3月15日的皇家内务大臣的财务登记文件。他与威廉·坎普(William Kempe)和理查德·伯贝奇(Rich-

ard Burbage)一起被列为内务大臣剧团(Lord Chamberlain's Men)的支付对象名单中, 该剧团在上一个圣诞节期间为女王表演了“两个喜剧或插曲”^[15]。J. E. 霍华德《城市的剧场》(Jean E. Howard, *Theater of a City: The Places of London Comedy*, 1598—1642年)认为, 1598—1642年商业化的戏剧舞台演出使得人们感受到作为大都市的伦敦快速扩展与变化。H. 布鲁姆强调伦敦是莎士比亚的文学世界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莎士比亚的38部剧作中, 只有《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一剧的场景是在他那个时代的英格兰……虽然在一种意义上说, 几乎莎士比亚所写的所有戏剧, 其背景都是在伦敦, 或者在沃里克郡的乡间。这位最伟大的文学作家从来没有去过欧洲大陆, 他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去过他的家乡斯特

拉特福德以北的地区。那些背景设在意大利、法国、苏格兰,或者希腊的戏剧,然而在根本上,故事所发生的背景即是莎士比亚所了解的那个很小的世界:伦敦、斯特拉特福德和其间的地区”^{[4]xii}。流行的瘟疫、政治事件和个人或者剧团的纠纷,深刻影响了莎士比亚在伦敦的生活和他的戏剧创作。L. 坡特《莎士比亚传》写道:“1606—1608年,即这些剧本的创作时间,是伦敦经常发生的因瘟疫而封城(事件)中的一次。这一时期,许多对于莎士比亚而言极为重要的事件,发生在斯特拉特福德镇。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指出,明确记录此后莎士比亚出现在伦敦的是1612年。”^{[16]351}

伊丽莎白时期的伦敦可分为东区的圣保罗大教堂所在的伦敦老城(the City of London)、西区的圣彼得大教堂所在的威斯敏斯特城(the City of Westminster)和泰晤士河南岸以外地移民为主的手工业制作和商贸区(Southwarke)。1590—1616年的伦敦是莎士比亚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地点,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第一、二部和《亨利六世》第一、二、三部中较详细地描述了伦敦。在《亨利四世》第一、二部中,London一词出现了10次,尤其是通过福斯塔夫(Falstaff)描绘了伦敦多样化的社会生活的生动形象。巴约挂毯画(the Bayeux Tapestry)、阿伽斯地图(1561/1633)和布朗、霍根贝格的伦敦地图(1572)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莎士比亚所描述的伦敦景观。

在《第一对开本》“莎士比亚戏剧集”中^[16],London一词出现了60次,包括the Citie of London,如果计入50多次别的伦敦的地点和景观,“伦敦”是莎士比亚剧作中出现频次最多的地名(特称名词)。在历史剧《亨利六世》第一、二、三部中,London一词出现了32次,《亨利六世》三联剧是描述伦敦最集中的剧作。整个中世纪,伦敦的核心城区是在泰晤士河的北岸,即古城墙围绕起来的老城区和威斯敏斯特(西边市镇)。泰晤士河的南岸发展要缓慢得多,南岸区主要是外来(非长久定居)人口的聚居区,莎士比亚曾经长时间寓居在南岸区并不廉价的出租房。J. 马约特《超出伦敦塔:伦敦东区的历史》写道:“约翰·斯托于1598年首次刊印了《伦敦概

览》,他为后来的伦敦城叙述提供了一个标准;这与400年前威廉·菲兹斯蒂芬(William Fitzstephen,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omas Becket*)对伦敦的叙述稍有不同。伦敦在地理上和象征意义上划分为古老城墙围绕的伦敦市(the City of London),这里居住着普通商贩、货贸商人、钱商和工匠;和威斯敏斯特市(the City of Westminster),即古老的法院、政府机构和教堂的所在地。它们之间是斯特兰德河,它几乎呈直角地流入泰晤士河。越过泰晤士河的南岸区(Southward)是刚开始形成的、房屋低矮的居民区。”^[17]

1. 泰晤士河(River Thames)是伦敦最灵动的景观,在中世纪也是最好的防御屏障。莎士比亚仅在《亨利六世》第二部第四场第8幕提到一次泰晤士河。伦敦桥(London - bridge)是高大的石基本制塔桥,1750年以前,除开穿梭来往的船只,对于跨越泰晤士河的伦敦城,伦敦桥是唯一连接南北两岸的桥梁通道。在莎士比亚时代,桥两边都林立着市民住房和商铺。《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三场第1幕写到温切斯特主教在伦敦桥、伦敦塔设下陷阱欲杀害格拉斯特公爵。《亨利六世》第二部第四场第5幕写到杰克·凯德叛军从南岸区(东部)攻占了伦敦桥。第四场第6幕杰克·凯德下令烧毁伦敦桥和伦敦塔。

2. 泰晤士河的南岸区(Southwarke)是新兴的手工业区和市场,先后出现了一些旅店剧场。在大瘟疫流行时期,在南岸区先后建起了众多的剧院,例如,红狮剧院、黑修士剧院、凯厅剧场(The Curtain)、大剧院、玫瑰剧院、环球剧院等。《亨利六世》第二部第四场第4幕使者指出,杰克·凯德的叛军已经到达泰晤士河的南岸区,即伦敦桥南岸毗邻肯特郡的东部地区。第四场第8幕的地点是南岸区,凯德命令:“我的剑已经打开了伦敦城门(London gates),而你们把我扔在南岸区的白鹿酒店(White - heart)。”^[18]

3. 泰晤士河北岸的伦敦城区(the City of London)。《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场第4幕的地点是圣殿骑士团修建的回廊、教堂、活动大厅和宿舍,圣殿花园(the Temple Garden)即泰晤士河北岸圣殿教堂所在的滨河地区,12—13世纪英格兰圣殿骑士团(the Order of the Temple, the Knights Templar, 1120—1312年)曾在此居

住，位于威斯敏斯特和伦敦古城之间。E. 罗德《不列颠的圣殿骑士》认为，1135—1148年国王斯蒂芬在东萨克森等地已经建立了圣殿骑士团组织，1144年之后圣殿骑士团在伦敦建立分支团体，“自1292年以来伦敦市民的纳税清单显示，纳税人来自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尔、日耳曼、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以及英格兰的个郡县。在圣殿（教堂）所在的城区里，所代表的行业包括理发师、制帽匠、杂货商、木桶匠、酿酒师、木匠、书稿装订工和丝绸女工。奢侈品和普通的手工艺人与圣殿（骑士）同在共处，圣殿（教堂）是伦敦喧闹的、多种语言混合的城区中一个封闭的静地。”^[19]伊丽莎白时期，该地已成为4个法学院（Inns of Court）所在地之一，此地多种植玫瑰。约克的理查·普南塔真奈宣称：“在圣殿大厅（the Temple Hall）里我们不便大声争辩，在花园这里较为方便。”^[20]⁷³理查·普南塔真奈与萨默塞特在此发起了两个王室家族致命的王位继承权之争，并预示了将来的红白玫瑰战争。《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场第4幕杰克·凯德（Jacke Cade, or Iohn Cade, Iohn Mortimer）提到了伦敦的买卖街（and in Cheapside shall my Palfrey go to grasse），买卖街在伦敦桥的北岸街区，临近圣保罗大教堂。《亨利六世》第二部第四场第6幕杰克·凯德占领了伦敦的坎农区，坎农位于圣保罗大教堂与伦敦塔之间。坎农南街的伦敦石（London Stone）是罗马旧城中心的大石碑，杰克·凯德坐在伦敦石上宣布他是这城的主人。而供水管道的出水口（The Pissing Conduit）在买卖街的西端。第四场第7幕肯特的狄克再次提到了买卖街（When shall we go to Cheapside），第四场第8幕提到了伦敦桥北岸、坎农东边的鱼街（Fish Street Hill）和圣徒玛格诺斯神祠（Saint Magnus），“顺着鱼街（Fish street）走，走过圣玛格诺斯角（Saint Magnes corner），连杀代带打，把他们丢进泰晤士河！”^[20]¹⁹⁵

4. 威斯敏斯特位于泰晤士河北岸泰伯恩河口，是伦敦的西部市镇，不仅有宏伟壮丽的宗教建筑，而且较长时间里还是英格兰政治中心，英格兰国王和议院在此办公。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威斯敏斯特王宫（包含议院大厅）是伦敦古罗马城墙西郊的新建市镇中的核心建筑。自威廉一

世以来，英格兰国王和王后几乎全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王室成员死后大多葬于该教堂墓地。例如，1429年亨利六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

960年，坎特伯雷大主教顿斯坦（Saint Dunstan of Canterbury, 959—988年）在泰伯恩河口的托尼岛重建了罗马式本笃会修道院。1016年之后克努特王（Canute）最初在泰伯恩河口修建了王宫（Westminster Palace）。1042—1065年爱德华王（Edward the Confessor, 1042—1066）在此修建威斯敏斯特王宫，并扩建了威斯敏斯特的圣彼得大教堂（诺曼式）。威廉二世（William II, 1087—1100年）新建了议院大厅（Westminster Hall）。1245—1269年，亨利三世拆除了爱德华教堂（除开园拱、正厅（nave）等），重建了尖顶哥特式的法国天主教大教堂。1387年，建筑师亨利·耶维尔（Henry Yevele, 1320—1400年）按照诺曼风格重建了教堂正厅。1503—1516年，亨利七世新建了垂直式的哥特式小教堂（Lady Chapel），西塔（the Western Towers）也在此期间完工。1559年之后，威斯敏斯特教堂由教区教堂改为皇家专属的国教教堂，1560年，官方名称改为“威斯敏斯特的圣彼得学院教堂”（the Collegiate Church of St. Peter, Westminster）^[21]。

《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场第1幕（Actus Primus. Scoena Prima）故事始于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亨利五世葬礼。第二场第1幕的地点是议院大厅（Westminster Hall）、王宫（Palace of Westminster, the Royal Palace）和作为东郊城堡的伦敦塔（the Tower），年幼的亨利六世住在伦敦东南的埃尔特姆宫（Eltam Place）。第三场第1幕（Actus Tertius. Scena Prima）格洛切斯特公爵与温切斯特主教鲍福尔特在伦敦议院大厅（Westminster Hall）的诉讼案，然而，该诉讼案是发生在1426年莱切斯特召开的国会会议上，而亨利六世前往巴黎加冕的时间是1431年。第五场第1—2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教皇、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阿曼雅克伯爵的斡旋，意图结束战争。第5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萨福尔克伯爵献出了安茹的玛格丽特，主张后者应成为亨利的王后。

《亨利六世》第二部第一场第1幕的地点是

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提到了国家议会(the Councill House, Houses of Parliament),亨利与玛格丽特的婚约让出了亨利六世在法国安茹和梅恩的领地。第一场第2幕,格劳斯特公爵夫人说出其野心是攫取王冠篡夺王位,“我觉得我坐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王座上”(Me thought I sate in Seate of Maiesty, / In the Cathedrall Church of Westminster.)。第一场第3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叙述了议院大厅的方形庭院(the Quadrangle)。第二场第3幕的地点是威斯敏斯特的法院大厅(Hall of Justice),审判格劳斯特公爵夫人艾琳诺的叛逆罪行,并宣告巫婆在威斯敏斯特王宫附近的斯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即铁器作坊)以火刑烧死。此外,铠甲匠霍恩与徒弟彼得的决斗地点也应该是斯密斯菲尔德。第二场第4幕的地点未明,格劳斯特公爵夫人在流放曼岛之前的公众忏悔可能是在斯密斯菲尔德一街道(1441)。第四场第4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而杰克·凯德宣称要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加冕(And calles your Grace Vsurper, openly, / And vowes to Crowne himselve in Westminster.)。第四场第6幕表示杰克·凯德下一步是向西在斯密斯菲尔德与马修·高夫的军队作战。第四场第7幕的地点是斯密斯菲尔德,马修·高夫率领的国王军队被击溃,马修·高夫被杀。杰克·凯德下令摧毁故兰开斯特公爵府邸萨沃伊宫(the Sauoy, 1381年焚毁,已重建)和法学院(th' Innes of Court)。第五场第2幕、第3幕圣阿尔班斯战役(1455)失败后,亨利六世逃回伦敦。此外,白金汉宫公爵府邸邻近威斯敏斯特王宫。

《亨利六世》第三部第一场第1幕是伦敦的议院大厅,约克公爵理查、瓦维克伯爵理查(Richard Neville)、玛奇伯爵爱德华追击国王亨利直到伦敦,玛格丽特王后和威尔士亲王逃离伦敦。瓦维克伯爵提议约克公爵理查要求英格兰的王冠,“这是威严的国王所有的宫殿,这是国王的宝座”^{[22]165}。瓦维克骄傲地宣称“举着旗帜列队穿行伦敦市到达王宫大门”(Marcht through the Citie to the Pallace Gates.)。四折本还提到了威斯敏斯特的塔特希尔广场(Tuthill Fields)。在1460年10月国家议会前后,瓦维克(掌玺大

臣、国王的监护人)率领的南方军队实际控制了伦敦。第一场第2幕回到桑达尔城堡的约克公爵派人去伦敦加强控制亨利王。第二场第1幕提及玛奇伯爵爱德华、理查的军队与王后、瓦维克伯爵的军队都向伦敦前进。第二场第6幕约克的军队在圣阿尔班斯大获全胜,1461年4月爱德华在伦敦自立为英格兰国王,即约克王朝(House of York)的第一位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IV, 1461—1470年, 1471—1483年)。第三场第2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1464年爱德华王向格雷夫人(Elizabeth Wydville)求婚。1465年6月在克利夫罗俘获的亨利被押送到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宫门,随即被送往伦敦塔囚禁。第四场第1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爱德华王面临严重的分歧与危机。第四场第3幕瓦维克、牛津公爵的军队和法军在瓦维克郡打败并俘虏了爱德华;瓦维克向伦敦开进,“把国王亨利从监禁中解放出来,让他再登上国王的宝座”^{[22]165}(1470—1471年)。第四场第4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格雷夫人(即伊丽莎白王后)得知爱德华被俘的消息,决定逃离伦敦。第四场第8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国王亨利、瓦维克的军队准备在考文垂战斗,爱德华四世在伦敦俘虏国王亨利,重新获取王位。第五场第7幕的地点是伦敦的威斯敏斯特王宫,完全战胜了敌人(Enemies/Foe-men)的爱德华四世为襁褓中的王子爱德华(1470—1483年)祝福庆贺。《亨利六世》第三部一剧多处表现了格洛切斯特公爵理查争夺王位的阴谋。

5. 伦敦城西的郊区,一条罗马大道连接麦达河谷与威斯敏斯特(伦敦),两地有一定的距离。《亨利六世》第二部第一场第2幕的地点是格劳斯特公爵府邸,它位于伦敦西部的麦达河谷(Maida Vale),该幕另提到了公爵园林(Glostergroue)。第一场第3幕再次提到了格劳斯特公爵奢华的府邸(Sumptuous Buildings)。第一场第4幕的地点是格劳斯特公爵府邸花园,骗子约翰·休姆和巫师听取鬼魂的预言。第二场第1幕红衣主教鲍福特宣称Your Lady is forthcoming, yet at London.。《亨利六世》第二部第五场第1幕提到了伦敦的圣乔治比武场(St.

Georges Field)，它位于麦达河谷与威斯敏斯特的罗马大道中点。自西萨克森国王爱德华以来，圣乔治（Saint George）被视为保护英格兰的伟大圣徒，不列颠的圣乔治骑士团的首要住地是温莎，而不是伦敦。《亨利六世》第一部提到了圣乔治节（Saint Georges Feast），塔尔伯特是嘉德骑士团的骑士（The Most Noble Order of the Garter），也是圣乔治骑士团的骑士（Knight of the Noble Order of S. George）。

6. 《亨利六世》第二部还提到了伦敦几个未知的地点。第二场第2幕的地点是伦敦的约克公爵府邸及其花园，它可能散落在威斯敏斯特通往麦达河谷的罗马大道上。索尔兹伯里伯爵及其子瓦维克伯爵私下拥立约克公爵理查为国王。第三场第3幕的地点是伦敦红衣主教鲍福特府邸（未知）。红衣主教鲍福特因为鬼魂而毙命（1447）。《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三场第1幕格洛切斯特公爵的一个仆人特别说到了伦敦的小酒店（And I will see what Physick the Tauerne affords.），这暗示小酒店里的妓女。

三、“伦敦塔”与历史景观的叙事

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是伦敦重要的景观建筑，是伦敦现存的、宏伟的中世纪建筑之一。1869年，W. H. 狄克逊在一本导游手册《女王丛书伦敦塔》（William Hepworth Dixon, *Her Majestys Tower*）中简略叙述了伦敦塔的历史。至今，已出现了数十种伦敦塔导游手册。伦敦塔是捍卫伦敦城的皇家堡垒，曾经是皇宫、国家监狱（囚禁英格兰王室的敌人）、处决政治囚犯的地点、珍奇动物园，它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古城墙的最东端。S. 利普斯科姆《都铎英格兰的旅行：从汉普顿王宫、伦敦塔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和桑伯里城堡》写道：“11世纪征服者威廉建造的白塔位于中心，而许多别的塔楼大多是在爱德华一世（Edward I, 1272—1307年）统治时期完工的。伦敦塔曾是一座防御堡垒和王宫；甚至在13世纪，被用来圈养珍稀的外来动物，包括用泰晤士河水洗浴的大象和北极熊。”^[23]

1. 作为皇宫的伦敦塔。普瓦提埃的威廉

（The GestaGuillelmi of William of Poitiers）记载，1066年10月，黑斯廷斯战役之后，伦敦的不列颠人与诺曼底入侵者之间的对立和敌意是明显的，诺曼底人在伦敦修建了3个军事据点。N. H. 琼斯《伦敦塔：悲壮的历史故事》指出，为了1066年12月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加冕，征服者威廉在伦敦古城墙外东南角（濒临泰晤士河）修建了临时的城堡以确保安全，这是诺曼底式的城寨堡垒（motte-and-bailey castle），但这并不是后来的伦敦塔，“本笃会的昆杜尔夫（Gundulf）接受了他的委任。1077年，昆杜尔夫成为罗切斯特的主教，第二年（1078）伦敦新塔的修建开始了”^[24]。1078年，新建在人工堆积高台上的、木石结构的、方形三层白塔（the White Tower），这是一个诺曼底人守卫的中心要塞、防御堡垒，是威廉一世在伦敦的王宫，也是议会及政府永久性的办公地点；然而，直到1100年之后白塔才完工。英格兰诺曼底王朝的多位国王，威廉一世和他的继任者威廉二世（William II, 1087—1100年）、亨利一世（Henry I, byname Henry Beauclerc, 1100—1135年）在伦敦王宫居住的时间是很少的，他们长期居住在诺曼底。安茹王朝的早期君王同样喜欢在自己的法国领地居住。伦敦塔作为永久性王宫的地位并没有凸显出来，相反，它更像国王在伦敦的临时王宫。G. 帕内尔、I. 拉佩尔《伦敦塔：2000年的历史》写道：“《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提到，1097年在伦敦塔周围建造了城墙——可能是替换征服者威廉时期土木结构的垒墙。然而，英格兰的第二任诺曼底国王红脸威廉（William Rufus）似乎很少关注这座城堡。事实上，最近的考古发掘报告表明，接着的亨利一世（Henry I, 1100—1135年）统治时期，白塔本身的工作才完成。亨利二世（Henry II, 1154—1189年），英国最伟大的城堡建造者之一，表明他对城堡的结构进行了某些维修，包括在白塔南边的外场地建立了一些皇室住所。虽然没有记载，亨利可能还在白色塔楼南侧建造了大型方形塔楼（即前楼）。”^[25]霍登的罗杰《编年史残稿》（Roger of Howden, *Manuscripts of Chronica*）记载，威廉·隆钱普（William Longchamp）新修了钟楼、储藏塔（Wardrobe

tower), 并加强了伦敦塔的防卫, 尤其是深挖了护城河, 南接泰晤士河。1193年, 理查一世(Richard I, 1189—1199年)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the Third Crusade, 1189—1192年)返回伦敦之后, 开始按照东方的防御堡垒观念加强了这个伦敦堡垒, 其防护结构是有瞭望口的城墙与小型圆塔相结合。马修·巴里《大编年史》(Matthew Paris, *Grande Chronique, Chronica Majora*)提到, 由于伦敦塔护城河的失误, 1191年10月首席大臣威廉·隆钱普被迫向反叛的格洛切斯特伯爵无地约翰(John Lackland)投降, 并逃亡法国。约翰王统治后期, 持续不断的贵族反叛使得约翰王(King John, 1199—1216年)失去了整个伦敦。从约翰王到爱德华三世, 伦敦塔是英格兰军队的武器库、武器制作(包括火器的制作)场地和铸币地点。在收复伦敦之后, 亨利三世(Henry III, 1216—1272年)决定把伦敦塔作为永久性皇家住地, 1220—1240年亨利三世新修了盐塔(Salt Tower)、灯塔(Lanthorn Tower)、威克菲尔德塔(Wakefield Tower), 大量增加了国王、皇家成员的私人房间, 还特别加强了伦敦塔的防御, 扩大了护城河。

2. 皇家动物园的出现。1235年以后, 还出现一个皇家动物园(Tower Menagerie), 并允许市民付费参观。亨利三世在伦敦塔开始收养珍稀动物, 包括狮子、猎豹、猞猁、骆驼、北极熊、大象等野生动物。约翰·斯托《伦敦概览》写道: “马修·巴里记载, 1239年国王亨利三世加固了伦敦塔另一端的城墙。结果, 市民担心会带来损害, 便起了抱怨; 国王答应他并不会伤害到他们……翌年, 我们这位作家说道, 那座建有石头门和防护堡垒的高贵建筑, 国王曾一度终止修建伦敦塔一侧的护墙, 在伦敦塔西侧, 因为地震而震倒了(1240)。国王再次命令建造比以前更好的建筑, 继而在1247年, 刚建好的伦敦塔的城墙和堡垒像以前一样不可挽回地被抛弃了, 国王为此投入了一万二千多马克。”^[26] 1275—1285年, 爱德华一世再次向周围扩大和改进了伦敦塔的宫殿建筑, 新建了后门(Postern Gate)、水门(Watergate)、圣托马斯塔(St. Thomas's Tower)、鲍钱普塔、狮塔(Lion Tower)作为永久性的动物园。

3. 作为国家监狱与死刑地点的伦敦塔。作

为连接泰晤士河的重要通道, 水门较长时间作为国家监狱(State Prison), 13世纪以来这里囚禁过一些重要的政治罪犯, 所以又称为叛国者门(Traitors' Gate)。绿塔(Tower Green)是严酷的死刑场地, 1388年在此处死了西蒙·伯莱。1471年亨利六世在伦敦塔被谋杀。然而, 伦敦塔作为死刑地点的恐怖故事主要是在都铎王朝前期发生的, 在伦敦塔囚禁并被处死的人, 包括爱德蒙·都德礼(Edmund Dudley, 1510)、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 1535)、安妮·博林(Anne Boleyn, 1536)、简·格雷(Jane Grey, 1554)、吉尔福德·都德礼(Guildford Dudley, 1554)等。徐嘉《伦敦塔、录事与恺撒——〈理查三世〉的历史书写》写道: “对于莎士比亚时期的英格兰人来说, 伦敦塔不仅是一座国家监狱, 还意味着恺撒初建的传说、两个小王子惨死的房间、腋下夹着头颅四处游荡的安妮·博林王后的幽灵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年轻时曾幽禁于此的种种细节。换言之, 伦敦塔不仅是英格兰历史的见证, 也是一出影射时代的历史剧。”^[27]

事实上, 伦敦塔在安茹王朝后期几乎不再作为皇家的永久性驻地。由于英法百年战争、流行瘟疫(黑死病)的影响, 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 1327—1377年)在伦敦的居住时间并不是很长, 1342—1348年他重建了温莎王宫, 并在温莎创建了嘉德骑士团(Order of the Garter); 黑王子爱德华、冈特的约翰控制的国家议会主要地点是在威斯敏斯特宫。理查二世(Richard II, 1377—1400年)的皇家住地是威斯敏斯特宫。在未获取王位之前, 亨利·博林布鲁克曾被囚禁在伦敦塔。兰开斯特国王(亨利四世、亨利五世)更喜爱住在埃尔特姆宫(Eltham Palace), 亨利六世的长期住地是威斯敏斯特宫。1483年未成年的国王爱德华五世被谋杀, 此后, 伦敦塔将不再作为都铎王朝的王宫, 虽然17世纪初斯图亚特王朝早期曾再次把伦敦塔作为皇家住所。

1579—1634年, 共有24个剧作写到了伦敦塔, K. 迪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中作为对立者图像的伦敦塔》写道: “尽管伦敦塔作为皇家宫殿和堡垒, 在戏剧中似乎代表皇家控制, 但戏剧性的表现这种控制总是妥协的……伊丽莎白一世、詹姆斯一世、查理一世时期, 人们普遍地将伦敦塔塑造成

体现世俗的和精神的皇家权威的胜景(Show-place),宏伟且富有娱乐性。英国历史剧通过揭示伦敦塔作为王室的象征与表现的种种不确定性,破坏了这种宏大叙事,例如,它还将作为王权的对立者的象征,和作为非皇家英国身份的身体和精神图像。”^[28]胡鹏《莎士比亚历史剧中伦敦塔的文化意义解读》写道:“……我们也能准确地发现伦敦塔被描述为王权控制的最终象征,甚至有时其极端象征是暴君专制下的酷刑、监禁和处决的发生地,而且伦敦塔坐落于城市东部边缘紧靠城墙,意味着其是王室权威的前哨站。”^[29]

亨利六世时期,伦敦塔不再是皇家住地(Royal Residence),主要是英格兰军队武器库、武器制作场地、国家监狱、铸币地点。《亨利六世》第一部使用 tower 一词共计 11 次,主要是指伦敦塔。第一场第 3 幕故事的地点是伦敦塔,格劳斯特公爵遭拒后,仆人们开始攻打伦敦塔。《亨利六世》第一部第一场第 5 幕理查·普兰塔格内特去探望临死的玛奇伯爵爱德蒙·莫蒂默,后者被囚禁在伦敦塔。

《亨利六世》第二部使用 tower 一词共计 7 次,主要是指伦敦塔。第四场第 5 幕的地点是伦敦塔及其城墙,斯凯尔斯勋爵受命在伦敦塔防卫伦敦城,第 5—7 幕凯德占领伦敦,处死赛勋爵,自立为伦敦市长。第四场第 9 幕亨利六世同意要把萨默塞特公爵埃德蒙送到伦敦塔去囚禁。第五场第 1 幕白金汉公爵谎称,萨默塞特公爵已经被囚禁在伦敦塔;克利弗德勋爵要求把叛逆的约克公爵送到伦敦塔去囚禁。

《亨利六世》第三部使用 tower 一词共计 6 次,主要是指伦敦塔。第四场第 6 幕的地点是伦敦塔,国王亨利任命瓦维克、克拉伦斯公爵乔治同为摄政大臣,里奇蒙德伯爵亨利被称为英国的希望之所寄、国家之福。第四场第 8 幕被俘的国王亨利被送到伦敦塔去囚禁;第五场第 1 幕爱德华四世重申了这一事实。第五场第 5—6 幕格洛切斯特公爵理查在战胜后前往伦敦,并在伦敦塔刺死亨利王,“要在伦敦塔调制一顿血腥的晚餐”^[22]²¹⁷。第 6 幕的地点是伦敦塔。第五场第 7 幕爱德华王为爱德华王子(即未来的爱德华五世 Edward V, 1483—1483 年)庆贺与格洛切斯特公爵争夺王位的阴谋。

四、结 语

伦敦地形学(Topology)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城市景观。伦敦从罗马化的小镇发展成为一般的港口城市,进而发展成为不列颠的大都市。在 1066 年之前,这座港口城市只是在东萨克森王朝、西萨克森王朝晚期短暂成为都城。伦敦一直是诺曼底-安茹王朝、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的都城。

背叛(Treason)是《亨利六世》三联剧的政治主题,作为王国都城的伦敦显然是各种政治力量争夺的焦点,成为王权更迭的象征。威斯敏斯特王宫、伦敦塔作为景观建筑,在历史剧《亨利六世》中的文化意义是复杂的,表现出来的伦敦景观地图细致而丰富。莎士比亚的地理想象(Geographic Imagination)表明,它深受道德化的、戏剧表演中的诗性想象等地理学传统的影响,伦敦超出了 16 世纪末这座真实的英格兰王国的都城,也超出了亨利六世时代的真实城市。

[参考文献]

- [1] WILLIAM M, DENENAN, KENT MATHEWSON, et al. Carl sauer on culture and landscape: Readings and commentaries [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
- [2] FRANCIS PRYOR.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landscape; How we have transformed the land, from prehistory to today [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2010: 2.
- [3] JOHN WYLIE. Landscape [M] // Key ideas in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2007: 1.
- [4] JOHN TOMEDI, DONNA DAILEY. Bloom's literary places: London [M]. London: Chelsea House Publications, 2005: 9.
- [5] JOHN MORRIS. Londinium: London in the Roman empire [M]. London: Orion Publishing Co, 1999: 13.
- [6] JOHN HEMINGES, HENRY CONDELL, compiled. Mr.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es, histories & tragedies [M]. London: Edward Blount, William and Isaac Jaggard, 1623.
- [7] GUSTAV MILINE. The port of Roman London [M]. London: B T Batsford, 2004: 103.

- [8] WALTER BESANT. The history of London [M]. Luton: Andrews UK Ltd, 2010: 23.
- [9] MICHELLE P BROWN, CAROL A FARR. Mercia: An Anglo – Saxon kingdom in Europe [M]. London: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1: 131, 194.
- [10] CRAIG E BERTOLET. The rise of London literature: Chaucer, gower. langland and the poetics of the city in late medieval English poetry [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
- [11] ALBERT A HOPKINS. A dickens atlas: Including twelve walks in London with Charles Dickens [M]. New York: The Hatton Garden Press, 1923: 4.
- [12] MAGGIE ROE, KEN TAYLOR. New cultural landscapes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4.
- [13] WILLIAM GEORGE HOSKINS.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M]. London: Hodder & Stoughton, 1955: 67.
- [14] CATHARINE ARNOLD. Globe: Life in Shakespeare's London [M]. London: Simon & Schuster UK, 2015: 43.
- [15] SAMUEL SCHOENBAUM. Shakespeare's live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17.
- [16] LOIS POTTER. The life of William Shakespeare: A critical biography [M]. New York: Wiley – Blackwell, 2012.
- [17] JOHN MARRIOTT. Beyond the tower: A history of east London [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7.
- [18] 莎士比亚. 亨利六世: 中 [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 197.
- [19] EVELYN LORD. Knights templar in Britain [M]. London: Routledge, 2004: 30.
- [20] 莎士比亚. 亨利六世: 上 [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 73.
- [21] HUGH CLOUT, ed. The Times history of London [M]. London: Times Books, 1998.
- [22] 莎士比亚. 亨利六世: 下 [M]. 梁实秋, 译.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4: 15.
- [23] SUZANNAH LIPSCOMB. A journey through tudor England hampton court palace and the tower of London to stratford – upon – avon and thornbury castle [M]. Oakland: Pegasus Books, 2014: 1.
- [24] NIGEL H JONES. Tower: An epic history of the Tower of London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12: 3.
- [25] GEOFFREY PARNELL, IVAN LAPPER. The tower of London: A 2000 years history [M].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0: 19.
- [26] JOHN STOW. Survey of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M].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45: 44.
- [27] 徐嘉. 伦敦塔、录事与恺撒:《理查三世》的历史书写 [J]. 外国文学评论, 2017 (3): 66 – 84.
- [28] KRISTEN DEITER. The tower of London in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icon of opposition [M]. London: Routledge, 2014: 15.
- [29] 胡鹏. 莎士比亚历史剧中伦敦塔的文化意义解读 [J]. 都市文化研究, 2018 (2): 149 – 164.

Landscapes of London in Shakespeare's *Henry VI*

PENG Jian – hua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the landscapes is related to historical concerns. Towns cannot be ignored in the cultural landscape in Britain. London is an ever – changing city, which has formed its own cultural landscape in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Th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shaped by the making of nation, social activitie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ts long history. Between 1590 and 1616, London was the place where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were created and performed. The trilogy of *Henry VI* described London in detail, mapping the City of London in the east, the City of Westminster in the west, and the Southwark on the south bank of the River Thames. The Tower of London is located on the north bank of the River Thames, at the easternmost point of London ancient wall. It was a royal fortress that defended the city of London, and it was once the royal palace. During the period of Henry VI, the Tower was a national prison, where political prisoners were executed, a royal menagerie, a national arsenal, a weapon production site and a minting site.

Key words: landscape history plays; *Henry VI*; the City of London; Westminster Southwark; Tower of London

(责任编辑 陈蒙腰)

投稿网址: <http://xuebao.jmu.edu.cn/>